

張自忠英烈千秋

謝應芬

出身望族不貪安逸

張自忠將軍，字蕙忱，山東臨清縣人，生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七月七日。世居距臨清縣城二十八里的第二區，義一鄉，唐圓村。張家是臨清的望族，也是城南的首富。唐圓村為其獨



民族英雄張自忠將軍遺照。

姓建築的圍寨村落，寨城外圍，掘有保護城垣的深溝，寨城內週，建有代耕佃戶的住宅，城上四角並築有堅固的堡壘，置有長短槍等武器，駐有常備巡守警衛人員。張家住在這村落中央的深院大宅，完全是一派富戶巨族的氣勢。

張自忠的祖父名張春林，勤耕苦營，積有厚產，樂善好施，甚為鄉閭敬重。父親張樹桂，光緒二十七年任江蘇省贛榆縣青口巡檢，兼管河防業務，著有勤廉的清譽，為清廷所洞悉，乃於光緒三十一年蒙加封五品官銜，調攝贛榆縣篆，替民衆做了許多興利除弊的工作，深獲地方的愛戴。將軍幼年的教育，有一段時間是從父在外求學，至其父卒於任所，始隨母返回原籍。

張的母親馮氏，生子女七人，張自忠行五。長兄張自修，是異母兄弟，二兄張自清，曾任山東長清縣縣長，四兄張自嚴，曾任臨清縣保衛團副總團長，民國三十五年被選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七弟張自

明隨自忠在外管理家務。

張自忠幼年從江蘇回到家鄉，進入縣立臨清中學就讀，畢業後考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深造。當時張自忠的基本智識，新潮思想，都已有了相當的基礎。適逢民國肇造，國步多艱，列強侵於外，軍閥亂於內，國家民族頻臨分裂存亡的關頭。張感受特深，激於愛國救國赤忱，拋棄豐裕家境享受，輕視專科學歷的榮耀，矢志投筆從戎，為國效命。

從軍報國勵志苦鬥

民國三年，張自忠毅然赴東北，投効正在奉天新民屯軍任團長的車震。車震是臨清同鄉，與張家有世交關係，對張的身世、學歷，非常清楚，照常理來說，以一個法政專科畢業生，遠道來軍中找事，按情理應該委以書記官一類的職務安插，再退一萬步說，起碼也應以上士文書錄用。但是軍團長為觀察張自忠的從軍意志是否堅定，考驗他的吃苦耐力是否堅強，在張到達團部之日起，並未予以任何名義，祇命他跟隨部隊，在軍田中收割麥子，過了數日，見張果能忍苦耐勞，毫無餒氣怨色，然後始給他補上一個相等今天國

他是如何嚴法？嚴到何等程度？據筆者訪問他的舊屬所告：他是遇事首先從嚴以自律作起，居常夜不解衣，晝不分爨，特別是寒冬穿的蓋的，不比士兵多，不比士兵好。在雪地跑步，他同士兵

一樣，脫掉鞋襪跟着後面跑。一切起居生活，操練活動，完全與部隊同甘苦，共勞逸。這種軍人美德，直到他做了集團軍總司令都未絲毫改變。行起軍來，他有時走在部隊前面，有時走在士兵後面。有馬很少自用，常讓給病患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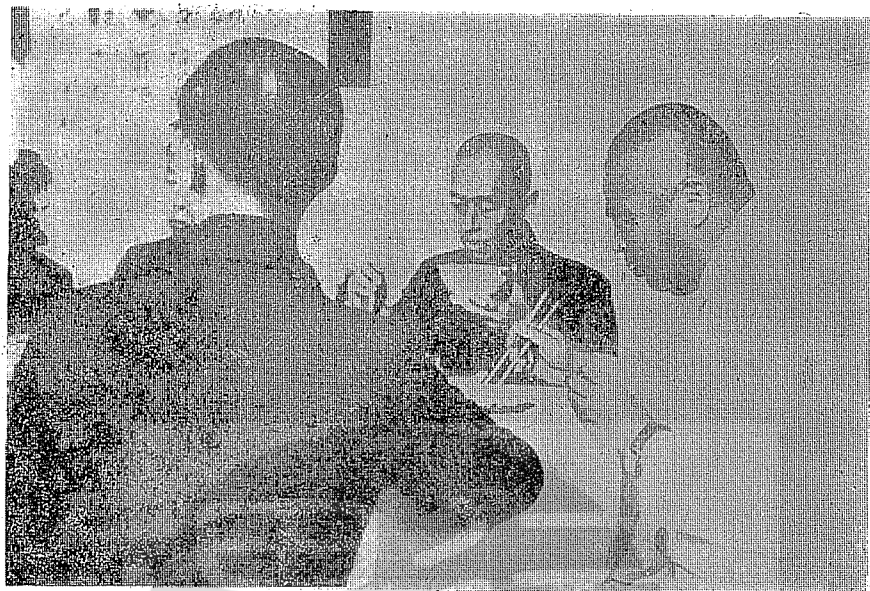
騎坐，而且經常替落伍的士兵背槍。發覺部屬有痛苦，總是推誠撫慰，講究道義，同官兵親如家人。尤能知人善用，信賞必罰。對建功的部屬，立加賞擢，毫不遲疑。但是如有人違反他的任何一項規定，懲罰起來，也是決不稍寬。所以，他統御的第二十五軍，在駐防開封最久的幾年期間，深獲地方讚譽，甚得民衆敬愛，一時傳爲美談。說到部屬對張將軍的印象，可以既畏其威，更懷其德二語以盡之。因此，任何一位官兵，都是赤胆忠心的願與他共成敗，同生死。

張自忠練兵的方法，有其獨到之處，不論是教育學生，或訓練部隊，他有一句通用的口頭禪，那就是：「一擱一掌血，一鞭一條痕。」暗示着軍中教育必須紮根落實，才能在戰場上克敵制勝。他對官兵的思想教育與戰技訓練，同樣看重。對入伍的新兵，必先教「吃飯歌」，不會唱這歌的，不准吃飯。歌詞是：「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爲民努力，抵禦外侮，消滅奸匪，救國救民，我們天職。」言簡意賅，道盡了軍人的責任。其次教「服務歌」，「悔改歌」，「衛兵歌」，「

行軍歌」，及「八德歌」。有關戰技的則爲「戰鬥動作」，「射擊軍紀」，「利用地物」，及「步哨歌」等四大軍歌。這些軍歌的詞句，都很通俗，容易領悟，經常練唱，當然能發生戰鬥教育的作用。

從他自己以下，全體官兵，每天早上四點半鐘起床，穿衣，嗽口洗面，上廁所，都要計算分鐘的使用，包括整理內務，清潔環境，紮子彈帶，取槍等事，要在三十分鐘以內做完。最後也是最難的一個動作，就是捆紮背包，一件棉大衣，一把大刀，三條布帶，必須在三、五分鐘內捆好，一天到晚，不許鬆散。到了五時十分各部在各營房前面集合點名後，帶到天操場。全體集合完畢，正是五時三十分，經過兩小時的晨操，才進早餐。上午共上學術科八小時。晚飯後，自習前，是練習鐵槓，木馬，刺槍，劈刀，打拳的時間，其中尤以刺槍，劈刀，鐵槓及射擊四項戰鬥技能，屬全軍性的，上自師長，下至士兵，人人均須鍛練，參加測驗，各級部隊長，個人成績佔百分之五十。自己所屬部隊，團體成績佔百分之五十。試想有如此嚴格訓練，何患戰鬥技能不精，一個戰鬥技能精熟的部隊，又何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最值得特別一記的是：張自忠有一種堅定不移，高潔忠勇的軍人人生觀，在抗戰期中，他常常對學生、幹部、士兵說：「軍人活要活得像個樣子，死也要死得像個樣子。我要找一個好機會和敵人拚一次，領着你們大家在頭裏死，讓敵人知道中華民族黃帝子孫的不可輕侮。同時也給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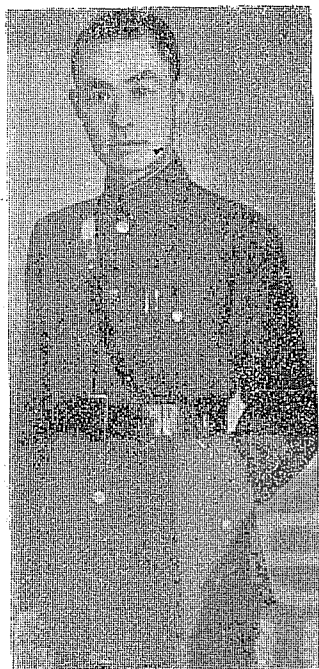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八年張自忠將軍（右二）自前線回到陪都重慶與馮玉祥副委員長（右）共餐時留影。

些貪生怕死的國家敗類作了一個榜樣」。又常說：「軍人除了不怕死以外，我不知還有什麼？」接受過這種明恥教戰，成仁取義的教育的部隊，又何患受命不忠、遇敵不勇、成仁不懼。他自民國十六年擔任第二十五師師長到二十二年轉任第三十八師師長，二十六年升任第五十九軍軍長，二十七年先升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繼調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凡在他統御指揮下的部隊，無役不是摧敵致勝，戰績輝煌。

支持危局 忍辱負重

民國二十四年，張自忠出任察哈爾省主席，這時日本軍閥正在積極向華北圖謀侵略，到處散佈不利於張的流言，並說華北五省，即將宣佈獨立，在風言雨語中塑成他是一個親日的中堅份子，竟使北平大中學聯合會，勸他不要作民族罪人。為粉碎日本軍閥的謠言陰謀，表白自己的心跡，他曾公開發表覆電說：「余幼讀經書，略知春秋大義，自忠決不作對不起國家民族及張氏祖宗之事」。他個人的政治立場，由此得以澄清



民國二十九年第五戰區作戰兼右翼兵團總指揮時的張自忠將軍。

，日本的離間伎倆，也不攻而自破。

民國二十五年春，張自忠調任天津市長，仍兼第三十八師師長，全師跟隨他移駐天津。前任市長蕭振瀛對付不了日本軍閥的挑釁，尤其是不可堪日本浪人的騷擾，難免過份遷就，頗為當時平津人士所不諒解。傳說一日在北平由宋哲元主持的某次高級軍政首長會議中，蕭振瀛說了一些近於親日的話，引起張將軍的憤怒，除即席予以嚴詞斥責外，並動手搥了蕭一記耳光。

張自忠接任天津市長後，日本軍閥對第二十九軍的分化工作，對張的破壞，更是變本加厲。

儘管他對日本浪人處處表現強硬作風，而日本特務對他的謠言攻勢，仍然是無所不用其極，不是說他暗中與日本軍閥連絡勾結，便說他已娶了一個日本小姐為妾。偏偏在這個時候，日本政府邀請宋哲元赴日參觀，宋不肯去，派張為代表到日本一趟。因此，張自忠又惹上麻煩，幾成為全國眾矢之的。他由日返津之後，一方面奉到中央指示，與日本接觸要盡量忍讓為國，虛與周旋，以爭取時間，從事我必要戰備。而在另一方面，則又不斷接到各方函電交責，每天攤開報紙一看，盡是對他冷嘲熱諷，詆譏備至，使他在精神上飽受刺激和痛苦！

他在天津市長任內，有一個鮮為外人所知而富有深長意義的故事：其時財政部在天津設有一個華北統稅局，局長是位曾留學英國的彭涵峯，善於面相，有一次在某個重

要的晚宴中，津市各高級首長，均應邀到齊。彭局長於宴後閒談時，為眾客一一觀相，大家都覺得言之頗準，惟獨對張市長，祇看看，不說話，經張一再要求直言，彭始大胆說出：「將軍是一個為國殉職的相」。眾皆駭然。張却大聲發笑的說：「我難得有這樣一個相，果有這麼一天，真是我的光榮。」於是在坐眾客，聽了他這幾句豪氣干雲的話以後，始轉驚駭為敬佩。從這個平凡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為國成仁的意念，早已養之有素。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先是第二十九軍在北平外圍與日軍週旋，至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增援大軍開到，開始步砲聯合向北平城郊攻擊，敵機亦同時出動助戰，我守軍奮勇抵抗，戰況異常激烈。至南苑失利後，亦即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奉蔣委員長電令：退守保定坐鎮指揮。當時宋在北平下了三道手令：一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由張自忠代理。二是北平綏靖主任由張自忠代理。三是北平市長由張自忠代理。並一面電報中央核備，一面命張立即分別接任。宋於當天晚上九時，離平去保定。在臨行時，張自忠將軍含着淚水對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秦德純勸慰他說：「這是戰爭的開始，來日方長，必須蓋棺才能定論。祇要你誓死救國，必有為全國諒解的一日，請你好自為之」。充滿抗日愛國熱忱的張將軍，在戰亂倉皇中，道義壓迫下，接受這些危如跳火坑的任務，怎不教他滿腹在曲，一腔悲憤。

(下期續完)